

为改革强军书写精彩篇章

□徐贵祥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，“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。实现这个伟大事业，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，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。”两年后，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鲁迅的话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，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”，强调“文运同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”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，正确认识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，努力繁荣发展军事文艺，将是我们长期的光荣使命。

文艺凝聚思想情感，照亮救亡图存的道路

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，文艺根植于人性，始终滋养着民族精神，特别是在军事活动中，起到了传播信仰、提升境界、凝聚情感、鼓舞士气的作用。

我军自成立那天起，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建军的灵魂，而文化、文艺和文学，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。在革命之初，红军能够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与重视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关系。红军宣传队承载坚定理想信念、极具感染力的文艺活动，转化为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，是国民党军尤其是其他军阀部队难以望其项背的优势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军方派遣20多名作家到中国战场，写出了一批所谓的战争文学作品，大肆赞美日本士兵的“勇敢”，丑化中国军民，粉饰日本侵华的本质，欺骗世界舆论。这些作家后来被日本军方洋洋得意地称为“笔部队”。与之对应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，他们高举抗日旗帜，形成了中国作家空前团结的局面。这期间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，用手中的笔来揭露敌人，极其有效地发动了民众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中国作家田汉很快写了一部独幕话剧《乱钟》：事变发生的前夜，东北大学同学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，向政府“请枪”抗日，遭到拒绝，大家义愤填膺，正要到兵工厂取枪，外面传来炮声，日军果然不宣而战，接着传来少帅不准抵抗的命令。在枪炮声中，学生悲愤地敲响了校钟，拿起武器，自发地组织了抵抗运动。

这个独幕剧以犀利的视角洞穿了日军的阴谋，赞扬了民众的爱国激情。流亡在上海的东北学生很快就把它搬上了舞台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仅几个月后，日本海军故伎重演，又在上海派出僧人闹事，企图嫁祸于中国民众，发动战争。有资料显示，就在东北大学学生在上海演出《乱钟》的时候，日军进攻闸北的枪声响了，发动了“一·二八事变”，剧中的情节和现实的事件惊人地吻合。这些学生演员后来成立了抗日义勇军，配合十九路军抗战，功不可没。

回顾革命战争年代，那些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，很多都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极好教材。这些作品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疆场、建功立业。

军事文艺塑造英雄品格，激励人们奋勇直前

什么是英雄？我认为，就是那些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，给予我们希望的人。而在英雄的成长历程中，文艺起到了春风化雨的作用。这一点，我有着切身体会。

1979年春天，我刚刚参军不久，突然接到命令，准备到南方边境作战。那段时间天天晚上放电影，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整个军营弥漫着浓郁的求战气息。军政治

部的文化处长雷河清到我们营蹲点。印象最深的是，雷处长给我们讲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《牛虻》。作为革命者的爱瑟——牛虻被判处死刑，在刑场上谈笑风生，“孩子们，枪法太糟糕了，来，朝这儿打！”

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下午，在我们九连的饭堂前面，房檐还挂着冰凌，雷处长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腰板挺直，目光深邃，眺望着远处如血的残阳，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。他像牛虻那样，深情地朗诵牛虻慷慨就义前给恋人留下的那首小诗：“不管我活着，还是死去。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！”这番景象让我至今刻骨铭心。

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，我们的情绪被英雄的气概点燃了。交上血书，我和我的战友就上了战场。坐在南下的火车上，我的脑子还在回旋牛虻的形象，幻想着在即将到来的战场上，能像牛虻那样英勇战斗，能像牛虻那样笑对死亡。我相信，做这样的英雄梦的，不只是我一个人。虽然我的梦想没有实现，但是，我们九连首战孤山，抵近射击，全连荣立一等功，被原广州军区授予“炮兵英雄连”。我那个连队，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，副班长王聚华被授予“二级英雄”称号，我本人也在那次战斗中立了三等功。

后来，我经常想，王聚华能够在全身十几处负伤的情况下、怀抱装有引信的炮弹而顽强挺立，指导员赵蜀川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接过炮弹填入炮膛发射出去，从而避免了炮毁人亡的悲剧，是什么精神在鼓舞着他们？战前看的那些电影，雷处长给我们讲的那些英雄故事，有没有对我们九连产生作用？我一直深信，是产生作用的，而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。

文艺战士站在时代前沿，成为战斗力的重要构成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一名军队的女作家选择在立冬之后启程到西藏去。她对领导说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在最冷的季节里，西藏女兵怎样生活。那时候部队刚刚授衔，文职干部没有军装，她一路上要不停地向部队的同志解释，我是军人，我是军人，是不发军装的军人……就这样解释着，她来到了日喀则第八医院，住在原十八军进藏时修建的土坯房里，四处漏风，枕头边上放着手电筒和治疗胃病的崩迪。她在寒冷和孤寂中坚持了一个多月，采访了上百名官兵和家属。生活积淀的厚度成就了她艺术创作的高度，西藏归来，她写下了报告文学《她们在高原》和《有这样一个文工团》。此后不久，军委机关就下发了有关改善西藏女军人生活条件的通知。9年之后，这位女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。她的名字叫袁山山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两次南方边境局部战争中，始终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。徐怀中、李存葆、程步涛、韩静霆、朱秀海、周大新、雷抒雁、周涛、庞天舒等人先后奔赴战区，创作出《西线轶事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旋在子夜》《少女眼中的战争》等作品。作家出现在一线，甚至火线，大大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士气。此外，在1998年抗洪、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近些年重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当中，军队文艺工作者始终不曾缺席，并创作了一大批以此为题材的重要作品。

事实证明，即便在和平时期，只要面对重大任务，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，仍然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。在最危险的

地方，都有文艺工作者活跃的身影。与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同频共振、水乳交融，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鲜明品格。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，在我军执行历次重大任务中，还有大批活跃在一线的基层业余文艺骨干，他们同时又是战斗员，直接战斗在一线。以我所在部队为例，1979年，惟一牺牲在前线的女兵郭蓉蓉，战前是师业余文工队的演员；广西前线诞生的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、代理排长王思坤，战前也是文工队的演员；还有一个人，是本师宣传队的编导，打仗的时候是侦察连的副班长，在战斗中负伤，战后写了短篇小说《遥远的黎明》《横槊捣G城》，他的名字叫何继青；还有荣获二等功的吴子连、张力平、李云、江耀辉……文艺滋养了战士，战斗灌溉了文艺，文艺和战斗就是这样血肉相连。

当前，军事文艺应引领时代风气，为改革强军提供正能量

当前，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正向纵深发展。在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，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，尽快受领战斗任务。

应尽快融入改革强军的现实语境。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，是整体性、革命性变革，前所未有。我军从几十年前沿袭下来的传统模式中脱颖而出，整体风貌迥异于我们的传统经验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，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改革一线，密切关注深化改革的“风雨雷电”，感受强军风采，洞悉强军内涵，捕捉强军信息，特别是研究新结构、新编成、新任务之下军人的情感命运和矛盾冲突，掌握一手的鲜活资料，在更大的坐标、更高的起点上讲好强军故事。

应尽快熟悉未来战争特征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我军造就了一大批亲历战争和目睹战争的作家和艺术家，创作过许多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价值的文艺作品。如今，时代又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如果我们再以传统的战争经验来书写未来战争，必然是可笑的，捉襟见肘的。因此，我们要开阔视野，了解未来战争的目的、手段、样式等基本命题，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贴近未来战争实际的作品。加强信息化战争军事理论修养，是强军目标为当代作家和艺术家赋予的新课题。这一课，必须尽快补上。

应加强队伍建设。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”。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，就必须培养人才、发现人才、珍惜人才、凝聚人才。”投身改革强军，书写人民军队新的篇章，必须有一支热爱军队、熟悉军队、面向未来、预见未来的文艺队伍。除了依靠现有文艺工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更需要加强军事文艺教育，着力培养新一代文艺工作者，确保后继有人，确保理想信念始终成为军队文艺创作的生命线。

应加强艺德修养。改革强军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利益调整。大局之下，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每个人，都必须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，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军队利益。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创作的每一部优秀作品，我们个人做出的每一份奉献和牺牲，都是中国梦和强军梦的一部分。不为任何利益驱使，不为任何私利动摇，讲好强军故事，塑造强军英雄，传递强军力量——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一定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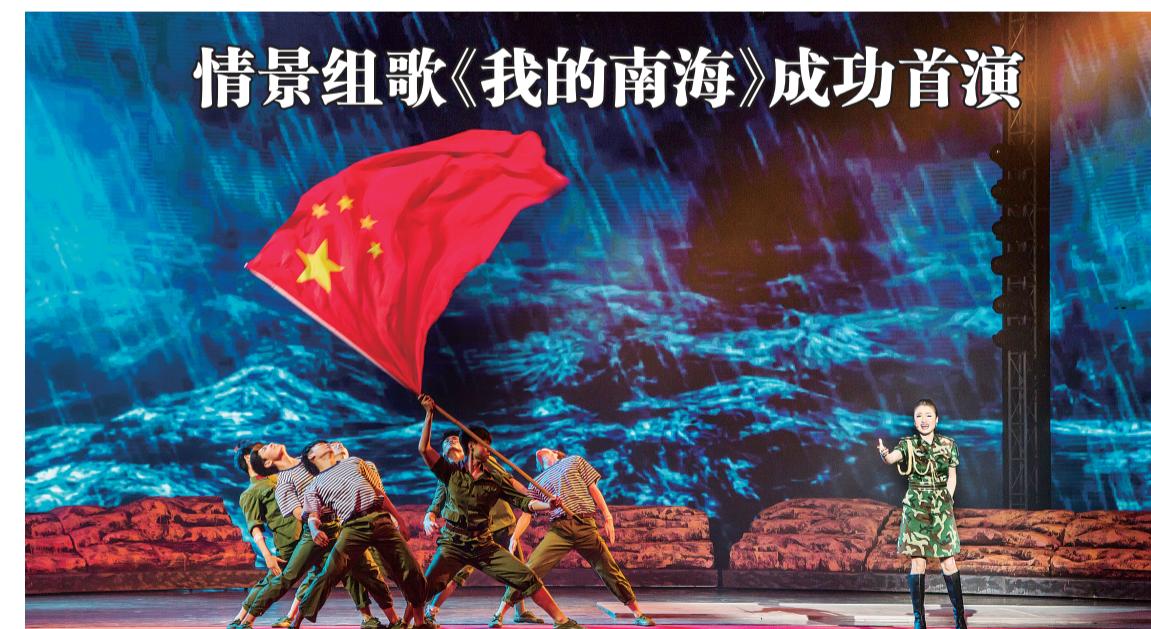


本报讯 “轻装简从、吃住营连，行军战斗化、管理正规化”。近日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适应部队深化改革要求，组建由舞台艺术、文学美术骨干为主体的砺剑文艺“轻骑队”，第一批20多名队员穿上迷彩装、背起行囊、扛起队旗，奔赴驻扎在大山深处、戈壁高原的火箭军旅团部队。他们进驻阵地、蹲营连、上哨所，捧出一片深情，燃烧一团火焰，一边慰问演出、一边辅导骨干，一边倾心采访、一边创作加工节目，用歌声、舞姿、旋律、画笔展现基层火热战斗生活，彰显出文艺“轻骑队”的兵团形象、军情怀、兵境界，赢得官兵纷纷点赞。他们在火箭军部队留下的精彩足迹，也让人们再一次思考在新形势下建设文艺“轻骑队”必须把握的内在规律。

文艺“轻骑队”首先要有“轻”的鲜明特征。在烽火硝烟年代里，我军战地宣传队三五人或十多人组成一队，轻装上阵、便捷灵活，或穿梭于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中，或出现在险象环生的枪林弹雨里，或服务于艰苦简陋的宿营地，用现编现演、鲜活灵动的一段快板书、一首战斗歌、一幕活报剧等，生动形象地反映部队官兵舍生忘死、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，鼓舞军心、凝聚士气，激发官兵一往无前、所向披靡的钢铁意志。因此，文艺“轻骑队”必须摒弃靠人多势众强声势压阵脚、靠大阵容大制作博“眼球”、靠浮夸包装装潢门面的做法，洗尽浮华，回归“轻骑队”小而精、简而快、轻便而不轻飘的本色，在职能定位上，应树牢士兵第一、基层至上的思想，把火热的演兵场和军营作为第一战位，把广大官兵作为表现主体，找准军旅文艺价值的根脉、定位和舞台。在人员组成上，应着眼部队需求、综合队伍现状，注重一专多能、一人多用，兼顾各艺术门类的协调配合，精心组织集创作、编导、演出、服务于一体的精悍队伍。在服务模式上，千里转进、机动灵活，不带复杂道具，不受部队训练工作环境场所限制，因地制宜、因陋就简，部队演训任务到哪里，舞台就搭在哪里；官兵在哪里，文艺演出、骨干辅导就到哪里。做到行军一辆车、演出一台戏、吃饭一张桌，切实以轻装便捷适应基层部队点多线长、分散布防、随时服务的需要。

文艺“轻骑队”履行特殊使命任务，必须葆有“兵”的样子。“轻骑队”的队员应该坚守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的初心，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，杜绝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的飘浮做派，把基层部队当作艺术的“源头”，以无限的崇尚和敬畏之情，礼到备战打仗第一线，吃部队家常饭、睡连队硬板床、练官兵基本功，用一颗兵心体验基层火热生活，用一片真情感悟官兵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切实与基层官兵交朋友、心连心，锤炼革命军人的政治信仰、精神意志和情感追求。当然，历练如此涵养素养和高尚艺德，并非易事，如果没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感和情感能动性，即使到了基层连队，按要求穿上了迷彩服、做到了“五同”，仍然会在军营心在外，对个人的名利得失心存纠结，与官兵离着心、隔着情，说起话来缺乏“兵语”，干起事来没有“兵心”，思考问题不懂“兵情”，一举一动、一招一式仍然像个兵。这样搞创作、演节目，自然很难体现出文艺“轻骑队”的滋味和风骨，很难做到事半功倍、成效显著。

文艺“轻骑队”释放精武制胜之道的精神能量，必须始终彰显军味、战味，发挥催征战鼓、冲锋号角作用。那些荒诞不经、虚无缥缈的靡靡之音，与战士的血性豪气是水火不容的。因此，同基层官兵生活密切接触的文艺“轻骑队”，必须始终坚守威武、阳刚、胜战的创演风格，不论是起草宣传标语、战斗口号还是创作小品、曲艺节目，不论是吟诵诗词、演唱歌曲还是表演快板书、舞蹈节目等，都要诠释新一代“四有”革命军人的信仰、信念和血性胆气，展现官兵特有的战斗品格、战斗情怀、战斗精神，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勇有谋、有血有肉的铁血战士形象，激励官兵练兵不懈怠、备战不松劲、打仗不怕死，向着胜利一往无前、冲锋不止。 (郭振建)



情景组歌《我的南海》成功首演

本报讯 南部战区礼堂里歌声嘹亮，一部由战士

文工团演出的大型情景组歌《我的南海》近日在广州成功首演。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南海为题材的情景组歌，是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、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的项目，也是一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90华诞献礼的原创音乐作品。

一年一度的业务整训工作，是文工团业务和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，主要内容是进行业务素养、剧目创作和思想整训。今年该团党委部署了为期40多天的整训，安排各业务队进行跨界训练，请老艺术家上大课，按照下部队慰问演出的标准抓创作、抓表演。在整训中，各业务队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周末。他们为什么这么拼？舞蹈队教导员苏娜坦言，因为很多人都清楚，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整训汇报了，都希望给自己留下完美记忆。

前线文工团前身是新四军的前线、拂晓、抗敌等文艺剧团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始终把握“为兵服务、为战斗力服务”的艺术方向，形成了“战斗的抒情”艺术特色，创演了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虎踞钟山》《东进序曲》《丰收歌》《小城雨巷》《牡丹亭》等传世之作。作为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文艺团体，该团曾多次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演出，年年担负国家文化部“四海同春”慰问全球华人华侨演出任务。看完此次汇报演出后，老艺术家乔梁格外激动，“这就是前线精神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拔，勇于攀登、一丝不苟，前线的精神在传承，前线的血脉还在奔腾”。

作为这支优秀团队的血脉，每一个“前线人”都是一颗“火星子”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有责任把前线精神传承下去。话剧院演员张红爽春节期间下部队体验生活，编写了一台反映官兵投身军改的情景话剧。电视剧部筹拍的电视连续剧《蓝军出击》，正在紧锣密鼓拍摄当中。稳住心神不乱，铆住事业不停。文工团政委温松华直言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。今天，前线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代人手中，我们决不能给历史留下欠账。”为此，团党委审时度势，按照“剧目建队、一专多能”的要求廓清人员思想认识，要求大家跨界学习，掌握多个艺术门类，按照下部队的要求，轻装、简便、多能，抓好业务整训。舞蹈队拓展了话剧舞台艺术训练，歌队和话剧院进行了舞蹈形体训练，演员写起了剧本……导演蔡向亮结合上世纪80年代参加边境作战慰问演出的体会谈到：“当时我在前线是说相声、演评书、跳舞唱歌样样都参与，这是战争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特殊要求，也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回归的样子。”

在前线文工团舞蹈队练功房的墙上，有一句概括历代前线

人艺术追求的口号——时间只记住精品，艺术只承认一流。“不管时代如何变换，我们都将发扬一代代前线人追求精品、追求一流的‘匠人精神’，锲而不舍、精雕细琢，坚持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的执著追求。”团长李春燕说。 (温松华 乔晖 陈金福)

到一种冲击心灵的力量，这是来自南海的力量，也是来自家国情怀的力量。词作者苏虎介绍说，当前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南海都将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，受传统“陆权至上”思想的束缚，我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海权意识薄弱，而在海权意识觉醒的今天，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也应该为之而呐喊、宣传、助威和宣示。

据悉，在这部组歌创作期间，词曲作者曾多次深入

海口、三亚、湛江、江门、汕尾，特别是三沙市等地采风，所创作的歌曲也极具时代性、地域性与历史意义。如女

声独唱《祖宗海》：“女娲补天时，流下一滴泪，落在南

中国，流成南海水……”将南海历史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写起，重现了古人的智慧；男声独唱《七下西洋》则将郑和下西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约定俗成的“七下西洋”四个字写成了歌曲，从中可以感受到，郑和七下西洋传递的

是和平友谊，传播的是中华文化；女声独唱《北纬九度

四十三》则再现了1988年赤瓜礁“3·14海战”那段光

辉而悲壮的历史，也艺术地再现了第一代高脚屋守礁

战士的艰辛；女声独唱《煮一壶月光等你》因其对军旅

爱情的全新表述与演绎，刚刚在全军原创歌曲征集中

获得一等奖；男女声二重唱《回不去》唱出了海空英雄

王伟等若干英雄的故事，也因其感天动地的爱情和爱国

主义情怀成为组歌中最催人泪下的作品。

这部情景组歌在广州首演之后，将赴全国各地巡

演。 (程洪浪)

电影《血战湘江》研讨会在京举行

本报讯 5月5日，由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、中国电影协会、八一电影制片厂主办，《电影艺术》编辑部、北京亚细亚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承办的《血战湘江》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。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主持，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领导、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仲呈祥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、八一电影制片厂副校长颜晶、该片导演陈力，以及众多专家学者与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会。《血战湘江》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献礼党的十九大影片，得到了与会嘉宾的极大肯定，认为《血战湘江》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力作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方面具有开拓意义，是长征题材电影的新突破。

(马天宇)

周福林油画展在京谢幕

本报讯 日前，油画展《向前·向前》在北京81美术馆落下帷幕。作者周福林是海军南海舰队的青年军旅画家，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。此次展出的40余幅作品，主要取材于军事训练、军营生活中一个个精彩动人的场景，其中包括多幅反映海军陆战队官兵训练的作品。画作气势恢弘，不仅是画家深厚艺术功底的一次集中展示，更是对新一代革命军人“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”精神实质的生动诠释。观展专家表示，这些作品紧扣军营主旋律，生动感人接地气，洋溢着浓郁的兵味和战味，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，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(吴官鹏)